

1999-2009 地产传奇 原罪故事

新世纪中国富豪宿命
当代资本家心灵史

World
王石
布
哈
凡
语

王刚◎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FOLKLORES

王刚◎著

福
新
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布斯咒语 / 王刚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08-08502-2

I. 福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0787号

策划编辑 王 蕾
责任编辑 王 蕾
特约编辑 曹雪萍



福布斯咒语
王 刚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8
插 页 1
字 数 233,000
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8502-2/I·655
定 价 28.00 元

我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，我很清楚。根据我的理解，什么叫知识分子？知识分子的知识多于体验和经历。我要举个例子，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一句名言，无论我写什么或者说什么，我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写作对象或者说话对象的知识，而在于增强他们对于人生的感受。我们知道的太多了，我们的知识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包袱。

——马丁·瓦尔泽

第一章

1

这就是在今天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女人姜青。那时她二十九岁，正是急于结婚嫁人生孩子的年龄。是那种把眼睛放得很明亮很夸张的状态搜索男人的年龄。姜青的眼睛像是一个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，与她的大脑结合之后，会有许多男人在她用思想和意念点击之后成排地列出来。姜青在面对 1999 年时，最大的困惑是想结束自己过去的的生活，她想变得正常。她刚从国外回来，还装着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。她说的话中总是有个别词汇是英文的，比如她如果说我们这个团队，就一定会说成：我们这个 team。挂在墙上的照片显示出她的嘴唇美丽厚实，微微有些上翘，令第一次见到她的冯石像当时其他的好色之徒一样，忍不住地想吻她。性感这个词对于冯石这样年龄的人来说，只要随便使用都会深刻地感到害臊，可是在那个晚上冯石忍不住地对自己说：老天爷呀，她的嘴唇可太性感了。

2

1999年对于冯石而言是灾难性的，他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问题。其实，对于冯石这样的有钱人来说，他的资金情况从来就没有好过。他总是被朋友逼债，被银行逼债，他也通过种种关系借了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的钱，所有的钱他都得还，可是他却没钱还。他在深更半夜里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我的脖子被绳索一圈圈地绕起来，每一道都是一百万，它们紧紧地卡着我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

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内心深处跟穷人一样地仇恨这个世界。可是，聪明的冯石更知道，那些穷人就像恨这个世界一样地恨他。如果有可能他们一定会把他跟这个世界一起砸碎。

冯石盼着这一年赶快过去。尽管那不是他的本命年。冯石坐在不太舒服的沙发上，看着对面的女人，心情在刹那间好了起来。

冯石见到姜青的那个晚上，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北京。

那是在他开完政协会之后的几天里。他很重视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，他认为对于自己这样的有着深深原罪感的富人来说，那是一个保护伞。

那天他喝得有点多，他对姜青说：开政协会报到时，他很早就去了大会堂，他想成为第一个签字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。可是，他还是去晚了，在他签到时，发现牟其中已经在他之前签了自己的名字。

牟其中是谁？

姜青问冯石，她当时感觉周围的烟雾有点呛，问完这句话她就开始咳嗽。

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？

冯石好像是被别人打了一样，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，那你肯定更不知道冯石是谁了，他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突然变得有些渺小，有些缺少依

靠,他的声音提高了些:

你真的不知道牟其中,还是假不知道?

冯石的这种问法让姜青的脸微微有些红了,她从国外刚回来,她喜欢这样表达,别人都知道的人,她说她不知道,她认为这很正常,这才是有那种刚回来的感觉。

她说:我仅仅是在提出问题呀。

但是姜青显然是聪明的,她很快地越过了牟其中这个话题,对冯石说:你还没有说完呢,你不是第一个报到的政协委员。

冯石立刻又笑起来,他说:

我真的很遗憾,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。那时候春天刚来,北京还冷呢。

冯石对姜青说着,突然高声笑起来,他的笑声显得有些怪异,姜青听出了他的幸灾乐祸。冯石说:幸亏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人,牟其中前两天被抓了。如果,我是第一个,我也被抓了。

姜青没有笑,她当时对面前的这个大人物充满好奇。

3

那是一家蒙古人开的酒吧,在中戏旁边。灯光昏黄,冯石多喝了些酒,老是在心里把酒吧和鸡巴念混。为了不出这样的低级错误,冯石渐渐变得沉默。深夜的感觉浓了,像西米连科配器丰满的音乐一样向他袭来,冯石身上有了凉意,他昏昏欲睡。

突然,周围像是出了太阳一样,红色的阳光照亮了这个小小的房间,冯石睁开眼睛的一瞬看见了那个嘴唇上翘的姑娘,她就坐在冯石的面前,从她身上传来的阵阵香水味使冯石开始咳嗽起来,他甚至变得不像平时那么敏感,他分不清那是迪奥还是夏奈尔的味道。

冯石在几分钟之后又重新品味了自己睁开眼猛地看见姜青的那一

刻：仿佛灯光突然亮了，一个女人端坐在他的面前，那时春天正有股鱼腥味，臊得要命。

姜青正看着冯石。冯石知道自己是被她看醒的。周围安静下来，冯石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个女人身上。

冯石总是试图接近姜青，可是比冯石小许多的姜青总是拒这个男人于千里之外，她没有更多地说什么，只是他知道，他与她，眼前这个厚嘴唇的小妞，在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，他如果真的亲吻这样的嘴唇，那周围的人或许会说，他以为自己有钱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就以为谁都会跟他那么轻浮。

但是，酒精起了作用，冯石不要脸起来，他开始变得像个嘴角上抹了糖的喜鹊，为了吸引姜青，他的语言像是滔滔的洪水，挡也挡不住。当他意识到对面这个女人对他并不反感时，他甚至坐到了她的身边。

4

让我算算我比你大多少？

喝得有些多的冯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不理会放在桌前不断响着的手机，他看着姜青问她。

姜青这时显然变得轻松起来，她知道冯石的紧张，她比眼前这个男人小了很多，青春的力量远远大过金钱。

那你得告诉我你多大？你是哪一年生的？姜青含笑地看着他。

若在正常情况下，冯石可能不会回答这类问题，他看着姜青，说：伟大的人物是没有年龄的，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姜青笑了，说：求你告诉我嘛。

冯石看着她，借着酒劲说：1960年8月28号。我比你大得太多了吧？有二十岁吗？

你比我大一百岁。

冯石有些愣了，酒后的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他看着姜青，内心突然感觉有些绝望：一个比你小许多的女孩儿，一个从哪方面看，都已经不稀奇的女海归，你想干什么呢？这样的女孩子你过去见得少吗？她真的有不平凡的气质？

冯石显出了沮丧，他反复地说着：一百岁，呀，一百岁。

冯石沉默了下来，他跟着大家一起喝酒，就好像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，或者说是一个与姜青们可以完全打成一片的人。就这样又喝了几瓶啤酒之后，冯石完全疯了，他被酒精驱逐着乱跑。这种状态让他忘记了现实，他的手机在那个夜晚无数次响起，可是，他坚决不接。有什么好接的？除了那些要钱的人以外，不会有其他人给他打电话了。电话里永远不会有好事。好事总是很早就知道了。永远不需要电话。他的手机发出的声音是大型史诗《东方红》的音乐，吵得满屋子人都忍不住地皱眉头。

终于他忍不住地再次坐到了姜青身边的长沙发扶手上，先是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神情专注地开始对姜青滔滔不绝了：

你很美，不要怪我这么看着你。请你别以为我是喝酒喝多了。的确，我是喝了些酒。但是，这不是主要的。知道吗？不要怪我话多。我的话就是多。而且，显得那么虚。其实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一切的原因，就是你长得太美。不对。这样说不好。是你给我的感觉太好了。我没有办法说得更多。我已经说得更多了。是是。可是，不是我的错。因为，你所有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不激动。你可能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的激动意味着什么。你真的不知道。

姜青认为男人赞美女人有三种。一种是明明说着真话，听着却假。一种是说着假话，听着也假。一种是明明说着假话，却听着像真的。姜青说冯石是第三种人。但是，冯石用了感动这个词分明也感动了姜青。在姜青那个时代，真正缺少的东西除了最重要的金钱以外，还有纯净的空气、水、汽油，当然——那个时代还缺少的是感动。是那种让心中产生无

限乡愁的感动。

姜青被感动了。在那个晚上。

但是这种感动还并不足以鼓励她跟冯石这样的人上床。应该说姜青是一个清醒的女孩儿，她分析男人时，有一种淡定和从容，她了解自己，也了解世界。但是，姜青毕竟是一个女孩儿，她听着冯石的赞美，竟然发现自己有些湿了。以后，这句话终于成了她与冯石的口头语：真是羞耻，它总是湿的。冯石就会趁机说：你是说你吗？

5

那天没有那么露骨，那天是一个含蓄的日子。那天是四月吧？艾略特说四月是死亡的季节，他显然错了，不过也许艾略特说的是五月，而不是四月。那就对了。四月的一切都充满成长，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

侍者小伙子走到了冯石身边，说：冯总，您是冯石总裁吗？外边有个高先生找您，他让我给您一张条子。

冯石接过纸条，上边写着冯总裁。是栽跟头的栽。他的司机小高把总裁写成总栽了。冯总裁，你说的一点已经到了，我要把车开到门口来吗？冯石边看，边把纸条递给姜青，笑起来，说：看我的司机都想把我方死呢。

姜青一看，也忍不住地笑起来。

冯石说总栽变成总裁，凤凰变成乌鸦，女孩儿变成妓女，美国变成中国。

姜青只是笑，没有说话。

冯石问她：你迷信吗？

姜青摇头，说：不过，我相信星座。

冯石说：你相信咒语吗？

姜青说：你相信什么咒语？

冯石说：福布斯也是咒语，只要是上了福布斯的，过不了多久就得完蛋。

姜青笑了，说：冯总裁。你刚才说过，第一个报到的政协委员也是咒语。

6

终于到了酒吧必须关门的时候了，冯石的激情还没有过去，他的语言像是莱茵河一样浩瀚，也许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吧。为了继续跟姜青多待一会儿，冯石提出来要送姜青。

姜青答应了，她坐在了冯石的车上。

冯石与姜青并排坐在后边，他一直没有理会司机小高，因为他想起了咒语。

车内沉默，冯石不说话，气氛有些压抑。姜青坐在冯石的车里，竟然有些不自在了。姜青不承认是因为这车的豪华，她说她不在乎这些豪华的事情。她说她只在乎冯石。冯石说：可是离开了钱，我冯石还是冯石吗？

车静静地走在北京的夜色里，路边的灯光很暗，几乎没有行人了。这车的底盘很重，偶然过个坎，一点也不颠簸，有些像是船行走在海上。太安静了，车内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。这甚至让冯石都不自在起来，就好像他坐在了别人的车上。

这时，姜青的手机突然响起来。姜青看了一下自己的电话，显得有些犹豫，接与不接让她有些不安。终于她还是接听了。她说：Hello。

然后，姜青用英语跟电话中的男人说着。

冯石在一边听，他听不太懂英语，他的英语能力有限，但是姜青的态度让他感觉到这个男人与她的关系不同一般。他从她的话里，能听到

infatuation, fidelity, candy 之类的词语,甚至于还听到了 the chemical feeling 这样的词。

姜青很快地打完了电话,柔和地对那个男人说了再见。

当她放下电话后,冯石说:外国男人的声音就是好听。姜青没有吭气。冯石又说:外国男人的声音就是好听,连我都喜欢他们。

姜青勉强笑了,还是没有说什么。

冯石说:如果我们男人当着一个人给另外的女人打电话,我们会紧张,可是我发现女人不是这样,她们就不紧张,你说这是为什么?

姜青沉默着,突然说:其实我刚才真的很紧张。

冯石听姜青这么说,心里突然又高兴起来。他觉得这个晚上是一个有意义的晚上。

第二章

1

姜青没穿晚礼服，在连续节食一个半月之后，终于勇敢地在圣诞的晚上穿上了牛仔裤。餐厅很热，她不得不在洗手间重新化妆，并脱去了毛衣，而只穿一件白底印花的衬衫面对冯石那种充满色情的眼神。姜青对他说，那天我妈把我一生下来，我就对这个世界有记忆，而且印象不好。是灰的。东四的那个医院灰灰的。而且我知道会碰上你，也是灰的，跟老鼠的颜色一样。我有预感。

姜青的回忆总是富有女人的色彩和优雅：灯光下的人影浮动在河水之中，欢声笑语是飞跃在天空中的子弹。冯石就不那样说，他说只记得眼前有男人的屁股和女人的屁股把大厅塞得很满。姜青说他们的脸上在节日的夜晚充满青春的朝气，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冯石说他们的眼睛也充满朝气，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。他们的脖子也充满朝气，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太阳照耀太阳。屁股照耀屁股。眼睛照耀

眼睛。脖子照耀脖子。

姜青和冯石共同说：旧世纪将要结束了，新世纪就要来临。世纪照耀世纪。

2

冯石和姜青端庄地坐在中国大饭店一层的餐厅里，互相看着。

从那次在酒吧之后，他们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。他们也通过两次电话，在电话里他们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姜青总是沉默。冯石总是太忙，他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他对自己不感兴趣。那天晚上在酒吧的热情不过是因为醉酒了。冯石却发现自己每天都会想起她，而那时他的内心都会涌起阵阵忧伤。他总是想告诉她自己的这种感受，可是每当她打电话时，他都忘了说这种感觉。直到前天他突然约她过圣诞，她还在电话里说：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姜青的话让冯石感觉舒服，女人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总是那么谦虚。

她在餐桌这边看着他，把一个阻挡自己视线的高脚杯推开，说：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两年不管是在国外，还是回来，我都特别讨厌狂欢这种事，有什么好狂欢的？都在装呢。

冯石显然被姜青的语言打动，姜青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狂欢这样的词汇让他愤怒，可是眼下人人都在狂欢。他怀疑人们狂欢的真诚，姜青的这句话无限地增加了她在冯石心中的分量。

然后，就是沉默。照理说冯石也应该就狂欢的问题说几句，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们在冯石的眼中一钱不值，他们身上可以被批判的东西太多，随便抓几点出来，就可以开一个论坛。可是冯石选择了在那个时候的沉默。他们再次互相看着，他们听着音乐。

他突然说：我在上边包了房间。

她像没有听到他说了什么话一样，眼睛看着前方，神情有些忧郁。他

意识到她的遥远,就没有重复刚才的话。她又说:其实,我发现他们一点也不高兴,跟我一样。

他朝着她看的那个方向望过去,他的目光穿过声音,越过灯光,落在那女人的头发上。然后,他突然意识到了她的哭泣,那是这个狂欢夜的尾声,这高个儿女人像晚霞一样的懦弱和恐惧。

我们上楼吧。

她说完再次用餐巾纸沾了沾流泪的眼睛。

3

在电梯里他们没有看对方,旁边的镜子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目光没有地方搁置。他有意识地不朝她看,是为了仔细地体会是不是有那种幸福感,或者性冲动。结果是没有。

像鸟儿一样地有了翅膀,然后他们奢侈地利用了自己能够腾云驾雾的能力,高处似乎有着无限的诱惑,他们说不出话,他们有些窒息了。

终于到了三十二层,走向天堂的路似乎无穷无尽,当电梯的门打开时,他被大量涌进来的新鲜空气呛得先是咳嗽起来,然后就是阵阵晕眩。

她走在前边,他跟在她的后边。他没有告诉她是在 3210 号房间,但是她好像真的知道一切,丝毫没有犹豫地朝着那个房间走去。

他跟在她的身后走得很慢,似乎是为了提醒她自己并不着急。

他对他的犹豫毫无感觉,只是走在前方,就好像她是一个走向白云深处的飘浮物,在茫茫的天空里她的头发来回晃动,把夜晚摇晃得有些像是海浪一样地哼鸣起来。

走到 3210 门口时,姜青站住了。这让冯石惊讶不已,她是怎么知道的?他从来没有告诉她就是这间房,当她站在门口没有回头时,他在身后仔细地盯着她的屁股看了一下,那是饱满的屁股,尽管不向上翘,可是生动地反映出了她此时的内心世界,就像是一篇散文的主题,它在告诉

你，淫荡和至纯至洁有时没有界线。

冯石把左手伸进西装右边的口袋里拿门卡，却没有，他不得不伸出右手在左边的口袋里，掏出了门卡。他内心有些疑惑着开门，刹那间，很热的风朝着他们的脸上刮来，就像是沙漠上疯狂吹过的蓝调音乐，乐器和乐器的碰撞就把他们淹没了。

站在门口时，冯石仍然在思索着，似乎要给姜青充分的时间让她考虑是不是进去，免得让她在多年之后仍有权利对他说：知道吗？那天晚上你几乎是诱骗了我。然后，又强奸了我。

4

她走进去，就像是走进了自己熟悉的老屋。她脸上的平静就像是她童年时就在这间套房里度过。那里有她数不清的玩具，还有她在做梦时，呢喃出的许多话语，盘旋在屋子的中央，就如同麦浪闪耀在阳光下。

冯石轻轻地关上了门，发出的声响有些像是他刚买的那辆奥迪 A8 车门关上时的动静。看着她那种委屈的、有些像是走向刑场的烈士一样的冷静，他又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于女人永远有些缺少认识。几年来，由于过分地沉迷于妓女的简单之中，他已经对于如何勾引一般的女人上床非常陌生了。就好像那些将军在和平时期很久没有打仗，他们早已感觉不到战争的气味，他们迟钝无比了。

灯光猛地亮了，房间的大厅里像是产生了爆炸，所有的东西都腾空而起，在姜青的眼前来回晃动着。这是一个布置成法国王宫风格的客厅，金色和象牙白在四面闪光。他并不感到奇怪，因为这是他经常住的房间，对他而言，只要有重要妓女，只要是这个女人他真的有兴趣，那他一定要在这儿把她干掉。

灯光是姜青打开的，然后，她就像是主妇那样的挑衅地看着他。

那是一种无声的牵引，使冯石忍不住地朝她走去。

5

那些动人的调情场面，总是让他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对于冯石和姜青来说，这是他们一生中可以记载的爱情。他们彼此间是不是当时真的相爱了？这很让人怀疑，冯石显然是浅薄的，他不过是又一次寻欢作乐而已，他对妓女厌烦了，他想谈谈恋爱。他老是说自己的皮肤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女人透彻的抚摸。无论在酒店的桑拿里，还是在套房巨大的浴盆里，他总是感觉浑身上下的皮肤干燥，就像是那些得了皮肤病的人，他们总是首先从皮肤上感觉内心饥渴。

姜青也是那种寻找机会的女孩儿。她当时的身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，留过学的，也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女性，那时叫海归，也叫女白领。冯石和姜青最不同的地方是：他看起来真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，他粗俗激情，在他的表达里充满了宣泄的快感。而姜青呢，她把爱情看得很重。她说就像你们男人追求尊严一样，我追求完美而永恒的爱情。我可以为了爱情去死，我喜欢精卫填海的故事。

他先是用手搂住了她的腰，然后又用右手伸向了她的屁股。即使在做着这样常规的动作时，他也仍然在观察着她，想看看她面对这样的房间是怎么反应的。只要她略有一点不自然都会让他不快。什么叫不自然？就是她在装。明明惊奇，却装着不惊奇。明明充满艳羡，却装着无所谓。明明对财富充满欲望，却显得不那么贪婪。她们都在装逼，所以她们不值钱。这是他经常的结论。

财富让冯石有些居高临下，能包得起这样的房间让他变得有些轻浮起来，剩下的事情就看姜青的表现了。

他们四目对视，就好像最后一次地进行一下自我分析，她的目光始终被他的目光吸引，她的眼睛总是照耀在他的眼睛之中，这让他的内心充满疑云。她果真是与众不同，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房间的主人身上。